



世界文学名著全集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S

玻璃球游戏

(德) 赫塞

上海译文出版社

I11/296



* T227548 *

玻璃球游戏

[德] 赫尔曼·黑塞 著
唐日锦 译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之四
世界文学名著全集
冯国超 主编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通辽市霍林河大街 24 号)
北京市通州鑫欣印刷厂印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633 字数:35100千字
2001年3月第1版 200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

ISBN7-5312-1364-8/1·320 定价:9800元(全138卷)



前 言

黑塞（1877—1962）是德国著名作家。1877年7月2日生于施瓦本地区卡尔夫镇。父亲是传教士，自幼在浓厚的宗教气氛中接受了比较广泛的文化熏陶，中国和印度的古老文化也深深地影响了他后来的文学创作。1891年进入毛尔布龙神学院，半年后逃离学院。1892至1899年间当过学徒工、书店店员等，这一时期他接触和学习了大量德国和国外的文学作品。1899年出版了第一部诗集《浪漫主义之歌》。1904年长篇小说《彼得·卡门青》问世，此作使他一举成名。1907年黑塞荣获诺贝尔文学奖金，1962年8月9日病逝。

《玻璃球游戏》是黑塞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在他的作品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小说于1931年开始创作，1942年脱稿。故事描写的是在一个虚构的未来世界里，主人公克乃西特由卡斯特利恩宗教团体抚养成人，经过刻苦地学习和努力，最后成了这个团体的象征最高智慧的玻璃球游戏大师。但是随着年龄和地位的增长，他已不再满足于这种精神王国的生活。为了能为人民作出贡献他离开了这个精神王国，回到现实世界。他试图通过教育来改造现实的世界，然而他事业未竟，就在一次游泳中淹死。克乃西特之死无疑是他的理想失败的一种象征。由于克乃西特的理想混杂了西方的宗教和东方的哲学，并无科学根据，所以黑塞通过作品给现实世界提出的治世方案也只是一



玻璃球游戏

种幻想。

黑塞热爱东方文化，对中国古代的许多哲人尤为崇拜。他写过的一些散文和童话大都以中国历史为题材，还在许多著作中赞美孔子、老子和庄子的学说，认为它们的价值对欧洲人来说是其重要的。而《玻璃球游戏》一书更是西方文学中引用和评述《易经》、《吕氏春秋》和老庄哲学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最多的小说。通过主人公克乃西特之口，作者表达了他景仰中国古老文化的情感。

黑塞的作品描写和分析了他所处的资产阶级社会，大都侧重于精神和心理领域。在创作方法上他受浪漫主义诗歌和心理分析学影响较大，故而“德国浪漫派的最后一个骑士”的赞誉非他莫属。

此外《玻璃球游戏》也是黑塞对东西方古人的“梦”作过再思考之后的产物，把各种文化揉合在一起，创造出现代人的“梦”，让世界上形形色色的思想，尤其是古老的中国思想在当代西方文化里具有了新的色彩和价值，并得到延续和新生。《玻璃球游戏》无疑是黑塞对德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作出的一份特殊贡献。



献给东方旅行者

引 言

——试释玻璃球游戏及其历史

...non entia enim licet quodammodo levibusque hominibus facilius atque incuriosius verbis reddere quam entia, verumtamen pio diligentique rerum scriptori plane aliter res se habet: nihil tantum repugnat ne verbis illustretur, at nihil adeo necesse est ante hominum oculos proponere ut certas quasdam res, quas esse neque demonstrari neque probari potest, quae contra eo ipso, quod pii diligentesque viri illas quasi ut entia tractant, enti nascendique facultati paululum appropinquant.

ALBERT US SECUNDUS

tract. de cristall. spirit.

ed. Clangor et Collof. lib. I. cap. 28

约瑟夫·克乃西特亲笔写下的译文:

……一般而言,对于浅薄者来说,不存在的事物也许比具体事物容易叙述,因为他可以不负责任地任用语言,然而,对于虔诚而又严谨的历史学家来说,情况恰恰相反。但是,尽管向人们叙述某些似有似无



玻璃球游戏

的事物难如登天，但这些却更为重要。虔诚而严谨的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把它们作为业已存在的事物予以深究，这恰恰使他们向存在着的和有可能新诞生的事物走近了一步。

阿尔贝托斯·塞孔多斯

我们的愿望是把我们能够收集到的资料也就是关于约瑟夫·克乃西特的资料，或者如玻璃球游戏档案中的游戏大师约瑟夫三世的生平材料，写入本书之中。我们当然清楚，这种尝试很大程度上违背了玻璃球游戏团体的治理原则与规律，甚至是背道而驰。因为尽量消灭个人主义，尽可能将个人融入专家学者中，正是我们重要的指导原则之一。由于这一原则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始终得到极严格的遵守，以致今天想要寻求到曾在这一团体中起卓越领导作用的若干人物的生平以及其精神思想资料，简直是难于登天，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甚至无法判明这些人物的本姓原名。隐姓埋名乃是这一团体遵守的精神准则，并且如愿以偿地实现自己的理想。

我们一味地确证游戏大师约瑟夫三世若干事迹，并粗略地勾画出他的轮廓，并非出于个人崇拜与反抗习俗；我们深信，我们完全是为了真理与科学而服务。古人说：人们越是深究探讨一个问题，结果却越是陷于反命题的误区之中。我们不仅赞同而且尊重隐匿个人姓名的想法，因为这是我们这个团体以及我们精神生活赖以生存的基础。但是，我们略微浏览了一下这个精神团体的早期历史，也即玻璃球游戏的发展过程，事实却无可厚非地表明，在发展的每一阶段里，每一次扩建中，每一种变化内，每一项进步抑或在保守观念重要环节上，莫不切切实实地留下了每届主持者个人足迹，尽管他并非是独创，但他



引导了这种变化，并促使着它臻于完善。

无疑，今天我们对个人作用的认识与以往年代作家传记和历史学家个人认识已大不相同。以往的作者们，尤其是偏爱写个人生平的作家，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总只注重个人特性并视其为本质，如：他的固执，他反常的举止以及他独特的个性，是的，还常常干脆涉及于他的心态问题。我们现代人则与此相反，除非我们遇见了特殊人物。他们超越了我，竭力使自我个性完美，否则我们不会写这些人独特的个性。我们只要认真观察，就会发现早在远古时代就已存在的这类想法，例如，古代中国人中的“圣贤”或者“智者”；又如，苏格拉底伦理学说中的理想，就同我们今天的想法几乎没有差别，而许多伟大的精神组织，如罗马天主教会，在其鼎盛时期也曾具有类似情形，事实上，在我们眼中许多出自该教派的伟大人物，如圣洁的托马斯·阿奎那，就像古代的希腊雕塑一样具有典型的代表性。

尽管如此，早在 20 世纪开始，我们全是精神生活改革的继承者，这类古老的理想现在已荡然无存了。当我们翻阅以往的传记著作时，我们是何等惊讶，不过我们可以看到，作者详尽地叙述了主人公的家庭童年、青春期和在爱情与地位奋斗中，所留下的心理创伤。我们现代人并无兴趣了解一位古代人物的心理情况以及他的家族史，也无意了解他的本能与作息习惯。即便是曾对他一生起作用的教育学科、书籍以及其他情况，他的文化背景我们都不觉得特别重要。我们只对这样一种英雄人物产生特殊兴趣，这个人的天性与他后天教育让他几乎融于自己的团体之中，同时也没有让自己丧失个性，它使每个人活得都有价值。因而每逢个人与团体发生矛盾，我们便可以



玻璃球游戏

将此作为考察他是否杰出的标志。我们反对那类利欲熏心而损坏国家的人，我们只怀念那些献身者，他们才是真正悲剧性的人物。

我们发现堪称人类楷模的人物，并对他的一切产生了兴趣，这是自然的。因为我们由此认识到这个毫无冲突的完善团体并非是一架由许多毫无价值的人所组成的机器，而是一个个有感情的人。虽然由各部分组装而成，但有自己的个性和自由权利。基于上述，我们着手收集了玻璃球游戏大师约瑟夫·克乃西特生平撰写的手稿。

我们对克乃西特生平所作的报道，具有真实性，尤其是玻璃球游戏的选手们早已熟知的事情，出于这一原因，本书希望能够寻找到具有共鸣的读者，而不局限于游戏的选手。

对于极少数内部人员而言，不需引言和注释。但是为了让团体之外的读者也能了解本书主人公生平业绩，我们不得不在本书前面添写一篇简短的序言，以便那些外部读者得以略知玻璃球游戏的历史意义。我们必须强调指出，这篇序言的对象是一般读者，因而毫无必要对团体内部涉及游戏的问题争论进行任何解释。若想就此而作出一则报道实则大可不必。

大家不可能从我们这里读到有关玻璃球游戏的完整历史，即便是才能卓著的作家也无法办到。这项任务只能留待下世纪的后人来解决，倘若一切原始资料尚且保存的话。大家更不应当把它视作一本玻璃球游戏教科书，因为绝对不会有人撰写这种书籍的。人们想要学会这一游戏规则并无捷径，只能够走通常的学习道路，总得持续几个年头，大概不会有任何行家里手能够把游戏规则简化得通俗易懂。

游戏的规则是一种高明的秘密语言，由许多科学艺术术语



组成，因而不仅能够表达一切，还能够所有学科中建立起联系。总之，玻璃球游戏是一种以我们文化背景为对象的游戏，就像一位处于艺术鼎盛时期的画家在他的调色板上摆弄色彩一样。凡是人类在其创造性时期所孕育的一切知识、思想与艺术作品，直至学术研究以及所带来的精神财富，都是游戏的内容，玻璃球游戏者汇集了一切具有精神价值的物质作游戏，好似一个风琴手演奏管风琴，而这是一架极完美的管风琴，它的键盘和踏板就像探索着整个精神宇宙，它的音栓多得无法计算，从理论上分析，这架乐器在其演奏过程中可以重现整个精神宇宙的内涵。如今，它的键盘、踏板和音栓均已固定下来，只有靠理论才能改变它数字与程序并使它臻于完善。因为玻璃球游戏的最高行政当局极其严格的管制使一切想更新内容丰富游戏语言的设想无法实现。另一方面，这个固定不变的结构内部，用我们容易想象的画面来解说，在这架巨大管风琴的复杂机械内部，给每一个游戏者都具有了组合整个宇宙的可能性，于是在一千次严格的游戏里找出哪怕只有两次类似的游戏，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即便发生下列情况：两位游戏者选中同一主题的游戏，结果因个人的思维个性及技巧的不同，而使游戏呈现截然不同的效果。

历史学家追溯玻璃球游戏的起源和历史时期纯属他的自由。正如任何伟人的思想并无开端可言，因为凡是思想均为永恒存在。我们发现，早在若干世纪以前，思想便以朦胧的方式出现了，例如，在毕达哥拉斯的著作里，之后，又到了古希腊罗马文明后期，又可在希腊的诺斯提派圈子里发现了它，同样在古代中国文化中，以及在阿拉伯摩尔文化的几个高峰里看见了它的痕迹。它的足迹从史前时期不断延伸，经历了经院哲学



玻璃球游戏

与人文主义，十七、八世纪的数学家学会，以及浪漫主义哲学和诺瓦利斯梦幻文字。每一项促使心灵趋向宇宙整体的运动，每一种柏拉图主义学会、每一个知识精英集会，每一次试图让实用与理想科学互相结合的活动，每一种调和科学与艺术或者宗教与科学的尝试，无不建立在这一永恒的思想基础之上，而玻璃球游戏便体现了它。无疑，大家都知道，像阿贝拉德、莱布尼兹和黑格尔等哲学家都曾梦想把精神世界集中归纳为思想体系，把文化艺术的生动美丽与严谨科学的魔术般力量结合起来。而那个音乐和数学几乎达到的古典主义高峰让我们体会到，在这两种原则之间经常相互交流补充。我们还可以在两个世纪以前的那位尼古拉斯·冯·寇斯的著作中读到同样的故事情节，例如他说：“心灵是由潜在的可能性汇聚而成，以便凭借它衡量一切事物，并且它具有一种绝对的必然性，借以在统一与单纯中衡量一切事物，就像是上帝所创造的一般，它还是联结的必然性，借助事物的独特个性衡量一切事物，最后，它可以限制住潜在可能性，衡量一切有关事物。更有甚者，心灵还可通过比较进行象征性衡量，就像可以通过数字和几何图形使它们与其他事物等同一样。”此外，似乎并不是这几类想法几乎接近我们的玻璃球游戏，或者符合这一思想游戏，或者与这类幻想相类似。我们可以在他的著作里找到不少，甚至可以说成有很多这类似之处。就连他的爱好数学，他喜欢并擅长将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图形和原理以比喻方法应用于神学—哲学概念，也似乎与进行玻璃球游戏的心理状态十分接近。有时候他那种独特的拉丁文，也使我们联想到玻璃球游戏语言的可塑性。

阿尔贝托斯·塞孔多斯无疑属于玻璃球游戏当中具有影响



的始祖之一，这从本文前面的题词便已显示出来。而且我们从揣测，虽然的确无法证实，玻璃球游戏的这种游戏思想也曾主宰十六、十七、十八世纪那些博学音乐家的心灵，因为他们在音乐方面的创作建立于数学的玄思之上。我们从这儿或那里的古代书籍中不时读到种种这些传闻轶事，叙述这个富于魔力的智慧游戏，一些学者、僧侣或者爱好思想的王公贵族发明了它们，并试着玩过，其中有的采取下棋形式，但是棋子和棋盘除了一般的功用外，还包含其它的意义。我们人人都熟知人类各种的文明起源时期的许多传说、神话和寓言，那时的音乐力量远远超出于其他一切艺术技巧，成为了统辖灵魂和国家的力量，音乐是一个强悍的摄政王或者是人们及其国家都必须得遵守的法典。从中国最远古的时代直到希腊神话时期，一种被音乐支配人们过幸福天堂生活的观念始终占有着重要地位。玻璃球游戏也与这一音乐崇拜具有最内在的联系。

尽管我们也辨认出玻璃球游戏的思想是永恒的，认为它早在实现之前便已存在，然而它发展到我们现今熟知的形式，显然有它明确的历史轨迹，这里试将其最主要的历史阶段概述如下：

这场建立游戏的团体和发明玻璃球游戏主要成果的思想运动，开始于文学史家普里尼乌斯·切根豪斯所研究并命名为“副刊文字时代”的这一历史时期。这一称谓固然美妙，却具有危险性，常常很容易诱导人们对那个过去年代生活状况的观察发生偏差，事实上它被形容为“副刊文字”的时代并非是毫无思想的时代，甚至从来不曾缺乏思想。然而，在切根豪斯看来，那个时代对精神思想考虑甚少，或者说它还不懂得如何恰当地在生活与国家结构之间安排精神思想的地位，并使其发挥



玻璃球游戏

作用。我们坦白地说，虽然我们对那个时代所知甚少，但它几乎是孕育了以后一切文化的土壤，凡是今天的精神生活无不烙刻着它的标记。

切根豪斯认为，这是一个极其“市民化”的社会，是一个广泛屈服于个人主义的时代，当我们按照切根豪斯所描述的若干特征去了解其气氛时，那么我们至少会相信，他笔下的诸多特征不是杜撰，也不是夸张或者歪曲的，因为它们是一位伟大学者研究了大量史料后的结论。我们找上他，因为他是迄今唯一认真研究了这种“副刊文字”的社会历史学家。与此同时，我们还得提醒大家切记，不要对已经远去的时代的错误和野蛮嗤之以鼻，那是十分轻率和极其愚蠢的。

中世纪以后，欧洲的精神生活走着两种截然不同的道路。一条是思想和信仰的自由，挣脱一切权威的束缚，也就是从成熟的理性主义立场这个角度来反抗罗马教会统治的斗争。另一种倾向则是秘密而不懈地搜寻着如何正当地获得这种自由，如何建立一个崭新而又理性化的权威。一般来说，我们可以断言，总是精神上的思想在这场因目标的不同而产生矛盾的斗争中赢得了胜利。

用无数人的牺牲去换取这种精神上的胜利值得吗？过去的一切痛苦、痉挛，从审判异教徒到实施火刑，迫使许多“天才”成为无谓的牺牲品，致使他们发疯或自杀，难道这不是毋庸置疑的问题？历史就是历史，不论它是否正确，不论它应不应当发生，也不论我们是否承认它的“意义”，一切全都无法改变。不管怎样，人类为精神“自由”而进行的斗争终于展开了。一直到后来被称为“副刊文字”的年代，人们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但是在精神上却难以实现。因为每个人虽然完



全摆脱了教会的监督，也部分摆脱了国家的管束，但是还始终未能建立起自己所向往的一种真正崭新的权威和合法性的准则。切根豪斯向我们阐明了那个时代的阴暗、精神的堕落、腐败与自我侮辱的实例令人触目惊心。

我们必须承认，对于那种“副刊文字”时代遗留下来的精神产品，不能予以明确的判定。它们显然是每日报纸版面上最受大众欢迎的部分，拥有上百万读者，是那些识字很少的读者的精神食粮。它们所描述的或者是一些“杂文”超过了千种。这类副刊文字的作者当中较聪明者常常炫耀自己的作品，切根豪斯在读罢了许多这类著作后表明，尽管它们确实难以理解，却显示出作家们的自我揶揄倾向。很可能在这些粗制滥造的产品里确实具有一定程度的讽刺和自我揶揄的倾向，因而我们首先得找到理解它们的钥匙。这些杂文著作的作者一部分来自编辑部，一部分是“自由”作家，常常被称为诗人、学者以及著名的大学教授。

这类文章最热衷写的题材是：关于男女之间的奇闻逸事以及反映他们的私生活的题目五花八门，如：《尼采和 1870 年的妇女时尚》，《作曲家罗西尼最爱吃的菜肴》，《小狗在红妓女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等等。人们爱写的另一类内容侧重于历史，也正是当今富人聊天时经常涉及的话题，譬如：《几世纪以来的人造黄金梦》或者《论化学—物理试验对气候的影响》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数量多多。倘若我们读过切根豪斯有关这类无聊文章的目录，会对人们竟以它们作为每日的精神食粮而惊讶万分，居然这些颇有声望的作者来“服务”这种无多大价值的庞大消费，而它被形容为人类同机器之间的关系。

某些时期里特别流行访问名人，切根豪斯还为此辟了一个



玻璃球游戏

专栏，记载了诸如此类的访问记录，例如请化学家或钢琴家谈政治，请走红演员、舞蹈家、体操明星、飞行员，甚至诗人议论独身主义的利与弊、经济危机的可能成因以及其他日常问题。所有文章的共同特点是：把一个热门话题与一位名人扯在一起，切根豪斯举了上百个例子，其中有些文章读后令人目瞪口呆。综上所述，很可能这些匆忙赶写出来的文章里也存在着讽刺性内容，也许是一种极端邪恶的垂死挣扎似的讽刺，我们唯有设身处地地想着才可能深深地体会到其中的内涵。而当年大多数似乎深爱读报的读者，却显然半知半解地全盘吸收这些无价值的东西。如果一幅名画换了主人，一份珍贵的手稿被拍卖，一座古城堡惨遭回禄之灾，或者一位古老贵族家庭的成员卷进了一场丑闻等等，读者们不仅能在众多的报道中找寻到具体事实，而且还会在今后出版的其他文字材料里阅读到一大堆从历史背景和心理状况等等角度撰写的有价值的东西，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不会被洪水般急流所冲走，而所有匆忙问世的文章，不论在遣词造句上，还是在分类构思上全都存在着不负责任地修改的标记。

此外，还有一种游戏与“副刊文字”相提并论。在这类游戏中，读者成为发起人，充分运用每个人知识才能，切根豪斯曾针对这现象写了一篇题为《纵横字谜游戏》的书籍，报道十分详尽。当年有成千上万的人——大都是工作劳累而且生活艰辛的人，在闲暇时俯身于这些字母拼成的字字句句上，按照既定的游戏规则填充着其中的漏洞。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可只见其荒谬难懂的方面，更不得持讥讽态度。因为每个人玩这类孩子气的猜谜和填字游戏既非出白天真稚气，更非由于游手好闲，而是因为他们参与多次可怕战争之后，处身在政治、经



济和道德的震荡和混乱而感到恐惧。他们自然不只是无意识的玩耍这类小小的文字游戏，而完全符合一种深藏的内心需要，闭上眼睛不去正视那些骇人听闻、难懂的没落景象，以便尽力逃入一个洁白无瑕的假象世界。他们不屈不挠地学习驾驶汽车，玩最难的纸牌游戏以及沉湎于字谜游戏之中，——因为他们面对着死亡、恐怖、痛苦和饥饿，他们已不再能够从宗教获得慰藉，从理智求取忠告。他们读过也听过太多的文章和报告，他们没有时间和精力耗在自我个性的强大上，以致无法对抗外界恐怖，他们只能忧心忡忡地度过一日又一日。

另外还有许多演说辞也是这种“副刊文字”另一类重要的变体，我们必须在这里详细地说明。那时，不论是专家学者还是从事文化行当的各式人等，都曾依然向强烈留恋业已丧失意义的往昔文化观念的中产阶级市民发表大量的言辞，不仅有关于节庆祝贺的特殊场合上的讲话，而且还有相互间热烈交往的讲话，演说数量增多几乎让人难以琢磨。当年一个中等城市的市民或者他的妻子每周可参加一场报告会，而在大城市里则几乎天天晚上都可听到形形色色的主题演讲，对艺术作品，或对诗人、学者、研究人员，对环球旅行等等发表一些理论见解，而听众大都持被动的态度，尽管演讲的内容与听众间总存在一些关系，却因他们缺乏一定的相关知识、心理准备和感受能力而必须保持沉默。当然也有幽默风趣或者机智诙谐的演说，譬如讲述歌德身穿青色燕尾服如何走下驿站马车，如何勾引斯特拉斯堡或魏茨拉尔的美貌少女，又大谈特谈阿拉伯文化，演说中不断冒出许多聪明的时髦话，好似往骰子盘里一把把掷骰子，每当这个听众大致领会了某句俏皮话的时候，会变得兴高采烈。人们还倾听了许多介绍作家的报告，其实他们并未读过



玻璃球游戏

或者即将阅读这位作家的作品，他们只是听着，或是看着银幕上放映的作家相片，就像他们阅读报刊上难读的“副刊文字”一样，吃力地穿越着由他们一个个毫无知晓其意义的互不关联的知识片断所组成的汪洋大海。总之，人们已到怀疑文字这一可怕阶段。一种崇尚苦行主义的反运动开始逐步走向成熟，最初还属萌芽阶段，只在极小的圈子里活动，很快便日益壮大起来并成为尊重人类培育新人的运动。

那时的精神生活其实在许多方面都是极为丰富和崇高的，至于同时存在的诸多不稳定与虚假现象，我们现代人将其解释为一种恐惧症，因为人们在一个似乎很成功繁荣的时代即将结束时，忽然发现自己正面临死亡，物质极端匮乏，政治和军事危机四伏，自我怀疑日甚一日的增长，怀疑人的力量与尊严，甚至怀疑自己的存在。然而，与那个时代同哀亡的还有许多高水平的精神成就，其中令我们欣慰的遗产是音乐的诞生。

但是，虽然人们能毫不费力地把过去的历史片断融入世界历史，编得淋漓尽致，但要让他们安排他们在当代现实中的地位却是不可能的，因而当年在知识分子中间——目睹精神文化需求和成就迅速下降到了极其微弱的水平——产生了可怕的怀疑与绝望感。也即是他们刚刚发现。我们文化的青春期和创造性时期业已过去，晚期已经来临。突然间，人人都意识到了这点，许多人便以详细的观点分析了那个时代为何出现如此大量令人惊恐的现象：冷漠的机械式的生活，严重的道德堕落，国际间信赖的缺乏，艺术的虚伪。情形就像那篇惊人的中国童话里所描写的，“下沉的音乐”已经奏过，好似一架管风琴的隆隆低音荡气回肠了几十年后终于逐渐消亡，然而它早已进入过学校、报刊和一些研究所散发出的毫无价值的气息，早已袭击